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何典

## 第三回 搖小船陽溝裡失風 出老材死路上遠轉

詞曰：行船走馬三分命，古人說話原該聽。何必海洋中，陽溝也失風。受多寒濕氣，病倒真難治。空有安心丸，焉能免下棺？

右調《重疊金》

話說活鬼自被土地捉去，下在暗地獄裡，伸手不見五指頭的，已覺昏悶；再加一班牢頭禁子，個個如狼似虎，把他擺佈得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要死弗得活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忽然土地來弔他出獄，正不知是禍是福，心裡賊忒嬉嬉的到了土地面前。只見餓殺鬼坐在上面，聲色不動，反好說好話的放了他，真似死裡逃生，連忙磕個響頭謝了，走出衙門。湊巧形容鬼與六事鬼兩個到來早打聽，恰好接著。大家歡喜，擁著便走。

形容鬼見活鬼行作動步，甚覺不便，問道：「姐夫身上有甚痛刺？怎麼這般搭搭腳手的？」活鬼道：「就是前日被瘟官打的棒瘡，在暗地獄裡討個爛膏藥搗了，倒變成爛屁股，好不疼痛！」六事鬼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可跑傷了。我們且到前面陽溝裡，看有什麼小船，叫他一隻，坐了回去。」

三個來到陽溝裡，湊巧一隻小船，傍在大船邊，歇在那裡。六事鬼便喊道：「這只小船可是搖生意的麼？」只見船艙裡鑽出一個赤腳漢來，答道：「正是。客人要那裡去？可到船上來坐，也好待我下櫓就搖。」形容鬼道：「我們要到三家村去，你可認得麼？」艄公道：「這裡搖去，見港就扳頭，隨彎倒彎行去便是。怎麼不認得？」形容鬼便扶攙活鬼，一同下了船，開船回去。

活鬼還只道土地自己想著放了他，倒也安心樂意。只見六事鬼說起他被土地捉去時，家中如何著急，如何尋門路不著；直等尋著好娘舅領到劉家，催命鬼又怎麼作難，連打喪鬼也不曾打他白客，用了許多銀子，纔得安然無事，放了出來。前前後後，一本直說。活鬼聽得用去許多銀子，不覺怒聲氣填胸，一口氣接不上來，登時白沫直出，倒在船中。兩個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扶他起來，一頭拍胸脯，一頭叫名叫姓的呼喚；弄了好一回，漸漸喉嚨頭轉氣，蘇醒轉來。

誰知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這裡活鬼纔得蘇醒，忽然昏天黑地，起來一陣勃來風，吹得那陽溝河水漲三分，霎時間船橫簷籠擱起來。那艄公把舵弗定，一個鷄子翻身，撲通的跌下水去。形容鬼著急，連忙拿起篙子，要想撐傍岸邊。誰知逆水裡撐篙，有如撐了硬頭船，那裡做得半分主張？那艄公遊到船傍，扳著船要想爬起來。形容鬼看見，忙僵去將他一把拿住，思量拉他上船。大家狠命一扯，不料那只小船早已掙開下水，合了轉來，連這活鬼、六事鬼一齊提在渾水裡。幸虧六事鬼慣做媒人，是落水弗沈的，被他撲開水面，把活鬼背上乾岸，早（編按：「早」原作「旱」，依據原注修改。）已腳立硬地。這艄公被形容鬼拖住，越盤水越深的只顧點弗夠深淺起來，弄得頭浸只水，你扯我拽，吃了一肚皮激清陽溝水，方能爬到岸上。大家鵝得眼白，坐著喘息。

待了好一回，那陣風也瘦了，依舊平和水港。艄公再盤入水中，將船拖到岸邊。大家用力幫他翻了轉來，仍到船上坐定。重新開船，搖到三家村裡，打發了船去。三個像雨淋雞一般，跑到精中。

雌鬼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你們可是在奈河橋上失足墜河，弄得這等拖水夾漿，著了濕布衫回來？」活鬼道：「閒話少說，快拿衣裳出來，大家換了再相商。」六事鬼道：「我就在貼隔壁，歸去換甚便。」一頭說，就作別回去。雌鬼拿出一大褂替換衣裳來，兩個把濕衣裳換下。

大家坐定，活鬼方告訴雌鬼：「因前日被瘟官打痛了腿，跑不動，叫船回來。在陽溝裡失風，翻了船。又在船上曉得你們把銀子像撒灰一般用去，把我氣得死去還魂，險些兒與你不相見了。你向常用一個錢要拈括厚薄，也算是一錢如命的。幾時扇落了膽子，就這般大手指捏起來！」雌鬼道：「你被土地捉去時，嚇得我頭昏耳朵熱。正在無法擺張，幸虧兄弟去尋著這條踏熟門路，又立馬造橋要許多銀子。那時連肚腸根幾乎急斷。千算萬計，連我的壁挺如意，頭肯簪，趙珠花，俱上了鬼當裡，當出銀子，方能湊足數目送去，弄你出來。倒要這等怪東怪西的，真是弗得相謝反得吐瀉了！」形容鬼道：「你們也不必相埋怨。這是姐夫破財星進了命，撞著這般無頭禍。在牢獄底頭，真是日頂充軍，夜頂徒罪，一個弗招架，連吃飯家生都要搬場。如今雖然吃打罰贖，仍得安然無事，好好回來，已是一天之喜了。老話頭：銅錢銀子是人身上的垢，鴨背上的水，去了又來。只要留得青山在，那怕無柴燒？若只管這等落水要命，上岸要錢的鬼咯碌相罵，連我也踟躕不安了。」說罷，也要作別回去。活鬼那裡肯放？說道：「明日還要把你小炒肉燒燒路頭。多時費心，怎好不吃頓路頭酒回去？」形容鬼也就托老實住下。

只見那活死人已經未學爬，先學走，一路撫牆摸壁的行來，巴在活鬼身邊。活鬼便把他抱在膝饅頭上，說道：「真是只愁弗養，弗愁弗長。人說求來子，養弗大，看他這等花白蓬蓬的，怎得養弗大起來？」形容鬼見那小鬼頭眉眼眼笑，嘴裡唧唧啞啞，便道：「我最喜抱弗哭，待我也來抱鬧騰。」便向活鬼手裡接去抱著。說笑一回，大家收拾困覺。

誰知不到一忽覺轉，活鬼忽然大寒大熱起來，口裡不住的浮說亂話。雌鬼還只他魔弗蘇醒，叫了幾聲弗應，點起鬼火來看時，只見他面孔脹得緋紅，身上火發火燒，嘴裡嘈閒白夾，指手畫腳的亂話，不由的不慌；只得喊起形容鬼來。形容鬼看了，也覺著急，說道：「這是一場瘟瘧大病，不知這裡可有好郎中麼？」雌鬼道：「村東頭有個試藥郎中；他自己誇口說手到病除的，但只怕說嘴郎中無好藥。」形容鬼道：「不要管他好歹，待我去請他來看看，纔得放心。只是不認得他家裡，半夜三更，人生路弗熟的，倘然摸大門弗著起來，便怎麼處？」雌鬼道：「鬼認得的，教他跟你去便了。」形容鬼便喊了鬼，攜著黑漆皮燈籠，三腳兩步跑到郎中門前，碰門進去，催得那郎中衣裳都穿弗及，散披散圍的跟了他們就走。

形容鬼一路將病源述與他聽了。到得家裡，方過了脈，那郎中道：「這不過是嚇碎了膽，又受了寒濕氣，不防事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在身邊挖出眼眇大的三五粒丸藥來，遞與形容鬼道：「這是一服安心丸，用元寶湯送下，三兩日就好的。」說罷，便欲起身，形容鬼忙將一個乾癩頭封袋塞他袖中，叫鬼點燈相送。

雌鬼已將元寶湯端正，形容鬼幫他將藥灌下。這丸藥是殺渴充饑弗惹禍的，有什麼用？直至次日半上日晝，仍舊弗推扳，只得叫鬼再去候那郎中來。那郎中看了，依舊換湯弗換藥的拿出兩個紙包來道：「這是兩服仙人弗識的丸散在內：一服用軟口湯送下，明日再將亂話湯送下一服，包你活龍鮮健便了。」形容鬼收了藥，送過封袋，打發郎中起了身，照依他說話，把藥吃下去，猶如倒在狗叵裡，一些也沒用！正叫做藥醫不死病，死病無藥醫。果然犯實了症候，莫說試藥郎中醫弗好你，就請到了狗齧呂洞賓，把他的九轉還魂丹像炒鹽豆一般吃在肚裡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。

那活鬼躺在牀上，只管一絲無兩氣的半死半活。雌鬼見他死在頭上轉，好不著急！就像熬煎盤上螞蟻一般，忙忙的到鬼廟裡去請香頭，做野團子謝灶，講只流年算命，又替他發喪送鬼，叫魂待城隍，忙得頭臭。看這活鬼時，漸漸的一面弗是一面，眼睛插了骷髏頭裡去，牙齒齧得鏽釘斷。到得臨死，還撒了一個狗臭屁，把後腳一伸，已去做鬼裡鬼了。

雌鬼那時一把鼻涕一把淚，號腸拍肚的哭嘍叨。形容鬼等他哭暢了，方纔勸道：「他已叫聲弗應問聲弗聽的困到長忽裡去了，你就登時哭死，與他同死合棺材，也無濟於事。且商量後事要緊。」雌鬼只得揩乾眼淚，與形容鬼把屍靈扛來，躺在板門上，腳板頭上煨起帛紙。一面又請六事鬼過來二相幫，就托他買辦東西。六事鬼拿些卵串錢，出去先買了一口老古板的豎頭棺材，其餘逃得著的物，一一置辦停當。形容鬼在家中，也主值（原注：值，「持」字之音轉。）得七端八正。

那活死人雖然還是個小鬼，也未便爺死弗丁憂，一樣的披麻執杖，束了爛草繩，著雙鐵草鞋。雌鬼也戴了沒頭大孝。

等個好時辰，把屍靈揀在破棺材裡，道士搖著鈴注卯子，念了幾句生意經，腦了材蓋。棺材頭邊放下一張掙座臺，供好活牌位，擺上老八樣頭素菜來：不過是弔長絲瓜，丫叉蘿蔔，老茄子，拖根蔥，香菜頭，無皮果子，悶壺盧，大碗勃酸齏之類。做過了

倒頭羹飯，請送入殮的朋友親着吃了喪家飯，大家散場。

到得頭七裡，大前頭豎起棒槌接幡竿，請了一班火居道士，酒肉和尚，在螺螄殼裡做道場。從此老和尚念苦經，小道士打口番，七七做，八八敲的鬧了四五口日。那形容鬼雖說至親莫若郎舅，到底遠了一步，來三去四的不甚便當。全虧六事鬼早起夜眠，盡心竭力的照應。真是遠親不如近鄰。雌鬼也感激不盡。

只是那口爛棺材停在屋裡，恐防爛斷座臺腳。一到斷過七，形容鬼攢掇著，就在陰山腳下弄塊壞心地，做了鬼墳壇，在太歲頭上動了土，把棺材生好牛頭扛，八抬八綽的扛出門去。和尚道士碰起領喪饒鈸，一大起送殮的鄉鄰親眷隨在後面，抄近路就跑。

行不到一條長田岸，只見一個老鬼，撐著一根燈草拐賴棒，攔住說道：「你們真是少不經事，只想抄近路！可曉得前面轉彎頭上的爬棺材黃鼠狼麼？」眾鬼道：「爬棺材黃鼠狼便怎麼？」老鬼道：「原來你們還沒知道。那黃鼠狼專好齧死人，倘有棺材過去，一大群蜂擁上前爬住，把死人骷髏頭都齧得乾乾淨淨。所以當日謝家出棺材遠轉過去的。你們也該小心為主。」眾鬼都道：「到底老輩裡說話，不可不聽。我們就打死路上轉過去便了。」大家掇轉腳板頭望死路上跑去。那雌鬼小腳伶仃，如何跟得上？落在後頭，一步一哭，只顧趕棺材弗著起來。只得喊個練熟鬼弔了，也不顧快行無好步，亂跌亂撞的巴到墳上，跑得膀酸腳軟，坐著喘息。

那棺材已歇在棚中。形容鬼處分把羹飯擺好。這番不用素鼓榔槌，都是大魚大肉。眾鬼仔細看時：一樣是牯牛卵脬，一樣是顯湯狗頭，一樣是綿羊頸骨，一樣是豬婆耳朵，一樣是獼猴臀疔（編按：「樣」下原缺一「是」字，依據原注補上。臀疔，就是猴子屁股上紅紅的老繭。）一樣是狐狸尾巴，一樣是鑊裡鷓鴣，一樣是攪折驢卵；還有兩色水果：卻是翻花石榴，掇皮酸橘子；兩色點心：是碗裡扒春餅，宿蛀大麥團；三杯寡酒；一碗爛飯；點起兩枝風中之燭。

眾鬼都說：「這活鬼枉做了財主家邊，一生一世苦吃苦熬，就是小輩腥也不捨得買來吃。直到今日之下，方能拽長臺子擺這一頓富勝酒席，他已吃不下肚了！豈不是枉活鬼世！」三叢叢四簇簇的談論不了。

等到落地時辰，拜過離別，收開羹飯，把棺材下了泥潭，罨好在爛泥心肝裡，這方是入土為安。大家收拾回家。

正是：憑你會鑽銅錢眼，到頭終壅茅柴根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活鬼命裡既能白手成家，置田買地，造船起屋，掙做百萬貫財主，也算是茄子大一個星宿了。就使他擁著三妻四妾，兒女成群，活到壽長千百歲，也該消受得起。誰知纔生得一個小鬼，便就船橫籠囂起來；一場著水人命，幾乎弄得頭弗拉頸上。還虧錢可通神，方能泥補光鮮。尚不能財去身安樂，接連又是一場瘟瘟大病，就免不得拋妻棄子，一雙空手見閻王矣。古老上人所云「七合升羅八合命，滿只升羅就生病」者，正活鬼之謂也。